七日談（上海篇）

舊書情懷

周立民

上海已有初夏的感覺，櫻花、玉蘭花、梨花、油菜花這些報春的花已經飄落，綠葉覆蓋了枝頭。未幾，穿行草木中，又有一股非常好聞的馨香，清新又綿遠，那是香樟發出的。然而，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，滿城的書香已經蓋過香樟的香氣。

世界讀書日到來，從公共圖書館到社區中心，都在舉辦各種讀書活動，「書香社會」「全民閱讀」，這些年在政府的力倡下，也調動起民間的熱情，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風暴。大大小小，全城不知有幾千場活動呢。像上海圖書館東館這樣超大的場館不必說，僅閔行區圖書館一個區級圖書館，主場活動就有十四場，還有十四場分會場活動。巴金圖書館也舉辦「小時光：地鐵裏的閱讀攝影展」，巴金圖書館二〇二五參考閱讀書單的發布，兩期文壇茶話會：黃永玉先生作品朗讀會、談一談閱讀與日常生活……每一場活動都得到讀者的熱情呼應，不難看到讀書已經從外在的提倡變成很多人的內心追求。

在這樣的閱讀龍捲風中，有一件事情也是全城讀書人關注的，那就是閉門一年多改造升級的上海古籍書店重出江湖。這是一家歷史悠久、品味不俗的書店，我個人認為，在上海灘所有國字號的書店中，這一家是最會選書的書店。雖然現在買書多依賴網購，但是走過他們家門口時，我還是忍不住進去逛一逛，看看大堂裏陳列的新書，也順手買幾本。在這裏，也能遇到陳子善、陸灝、傅傑等先生，大家共赴一個飯局，都提前半個小時來逛一逛古籍書店。這裏的最上層賣舊書的區域也讓讀書人流連忘返，我在這裏買了不少書，還買過一些書隨贈師友，它的書品相好、價格也公平。記得我就買過兩巨冊的《上海漫畫》影印本送黃永玉先生，這是他年輕時代的讀物。

這次古籍書店重新開業，把它的舊書特色再一次做足。當日，我不曾躬逢其盛，記者朋友嚴山山在他的報道裏寫道：「據悉，這次煥新之後，書店與搬入三樓的上海舊書店攜手，共同把三樓打造成為一個『淘書樂園』，讓讀者盡情徜徉於由特價書和舊書等匯聚而成的書海，滿足『淘書』的快樂。記者注意到，上午不久，三樓已經人滿為患，收銀處買單排起了長隊。」也就是說，上海舊書店成為古籍書店裏的熱門。有一位名為「獵書人磊磊」的小紅書博主說：「上海今天至少一半職業淘書人在這裏，等待了四百多天，福州路上的古籍書店終於恢復營業了，硬裝格局大換血。基本臉熟的同行都來了，還有從鎮江趕來的書店老闆，第一天營業人山人海，結賬都要排長隊。喜歡紙書的朋友抓緊去，開業有折扣，上海你找不出第二家折扣這麼好的官家書店了。」

也許敏感的人早就注意到，這一兩年，舊書、舊書店的存亡乃至復興，又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。年初，上海圖書公司還召集全國的專家學者開過專題會，北京的報紙也開闢出「舊書新知」的專版，舊書拍賣也一浪高過一浪，大公司專場拍之外，線上的微（信群）拍也紅紅火火……這是讀書人內在的需求，然後也有看不見的手在背後助力。比如上海的櫻花谷舊書市集，剛看到的消息：第三十個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，二〇二五舊書新知書香上海「淘書樂」．櫻花谷舊書市集，於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，從最初的起航地——黃浦區蘇州河南岸親水平台區域再次出發。

◀《販書追憶》及藏書票。 作者供圖

「舊書」不會消失，舊書店會不會長久存在，就很難有自信地回答了，儘管社會各方都在盡力維護它、挽救它，可是像很多瀕危動物一樣，它的存在也許僅限於「保護區」。然而，舊書店又是寄託了很多讀書人情懷和想像的地方，很多浪漫的故事也發生在這裏，儘管它不是生活必需，讀書人一提起來卻是抒情文字如長江之水滔滔不絕。一位年輕的朋友周洋還寫了一篇《愛上舊書店的理由》——愛需要理由嗎？不需要，人活着什麼都需要理由和論證理由，那是現代社會的功利病，要不得。我認為在精密的成本計算、規劃之外，社會和人生都需要一份情懷。舊書店對於一個城市發展和社會生活而言，確實沒有文人口中說的那麼重要，它僅僅滿足了一部分人的小眾趣味；可是，一份情懷對於一個城市而言就不是可有可無的了。

由此，我想到了香港，好多年前不少人說它是「文化沙漠」，這些年這種聲音不大聽得見了，大家反而從香港的書店裏拎回大包小裹的文化精品。人們又說香港是商業社會，人的功利心重，這話也許不錯，每個城市的屬性不同、地域文化特徵不一樣。然而，就我個人感受而言，在商業高度發達的社會裏，這裏還生存了很多有特色書店，包括舊書店，那麼，這個社會的人文精神尚在，一份情懷仍存。我每次去香港，忙裏偷閒就是逛書店。這兩年，捧讀《販書追憶》、《香港文壇回味錄》，聽作者談販書艱辛、淘書快樂，又分明感覺到一脈書香在一個社會不絕如縷，而對於個人，它可能就是一盞心燈，光亮微弱，卻始終引導着前行的旅人。

無為茶

准風物談

胡竹峰

十四歲讀《老子》，如今快四十四歲了，時間過去三十年。三十年前讀《老子》不敢說懂，三十年後讀《老子》還是不敢說懂。好歹明白些道理，譬如上善若水，禍福相依，柔能制剛，譬如大巧若拙，功成身退，和光同塵，此外還有厚德、不爭、無為……

我是舊派人，「綠遍山原白滿川，子規聲裏雨如煙」的少年光景愛之彌深。雖說如今越發滾滾紅塵，奈何心裏嚮往的還是「紅葉滿寒溪，一路空山萬木齊」的幽情。偶爾也能享受到觥籌交錯、酒酣耳熱的快意，可惜別腸太短，幾十年不離不棄的還是一口清茶，以壺盛之、以杯泡之、以碗載之、以盞分之，器物或大或小，或新或舊，但那一縷芬芳永遠可人。茶道大有深意，深意在厚德、不爭、無為……

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，更妙在近日在無為飲得無為茶，無為白茶。

無為的地名，傳說始於三國時。因境內溝渠眾多，不利於騎兵，使得曹操有無為之慨。北宋時，江南設太平府，江北置無為軍，希冀天下安於無事，遂取無為而治之意而冠之。此名深藏大巧若拙的智慧，如同城頭銅壺滴漏的刻度，看似放任光陰流轉，卻將日月更迭的玄機盡收其中。

無為茶屬白茶，如此極好。無為二字出自《老子》，白字《莊子》有錄，是為：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」。無為白茶，喝進嘴裏，也有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之感。茶泡在玻璃杯裏，亦如空室灑滿陽光，靈性自然通透剔透。

那日在無為三公山、牛王山，窺見無為意。茶樹在花間自適，採茶人指尖輕旋，嫩莖應聲而斷，脆響似古琴弦動。這般採摘講究三不取：未展旗槍者不取，蟲齧風傷者不取，晨露未乾者不取。只取一芽一葉，只見一顆顆青葱的茗香落入挎籃。

四月春山欣欣向榮，四月茶人也欣欣向榮，雞犬相聞，攤青、殺青、揉捻、乾燥，各自茶意，翻炒聲如春蠶食桑，倒比廟堂高懸「清靜無為」匾額更近道法。

揉捻最見功夫，疑心老茶工暗合太極之勢，將山嵐雲氣揉進肌理。待茶形舒展而蜷曲，恍若目睹莊生化蝶的某個瞬間。

幾個茶客清水泡茶，沒有繁文縟節，坐喝看山，看牛王山，眼前紅肥綠肥，紅花綠茶。注水入杯，茶葉翩然在杯底，嫣然是敦煌壁畫飛天仕女裙帶，那些曾被揉捻的葉脈，漸漸舒展成洛水神女的雲鬢。靜靜看茶煙裊裊化作龍蛇筆意，散作滿天星斗。這般無為，原是天地間最精微的作為。

茶湯第二泡最妙，像褪去華服的魏晉名士。倘或水太熱，初泡濃烈時，幾近周處斬蛟，二泡的甘醇似陶潛醉菊。茶湯落入喉腹，彷彿山雀啄破窗紙，攜入松風與茶香纏作一團雲霧。

離開無為時，車過西河，心裏生出一回文聯，西河春早春河西。正欲對出下聯，大費周章，怕失了無為之旨，索性作罷。一路無話，或睡或飲，茶湯入喉，始覺清苦，俄而回甘，終歸於無味之味。恍見茶山雲霧聚散，方知所謂無為，原是順應四時的從容。

附記：夜裏飲得無為茶，心頭起了有為心，補全拿回文聯——

西河春早春河西，無為境古境為無。

香港的「原始感」

君子玉言

小查

很久沒有寫香港了。每天為媽媽治病調養操勞奔波，兵荒馬亂。偶爾想起香港——遠方的香港和不太遙遠的香港生活——心頭倏地湧起一股恬淡的甘泉，心情一下子平靜下來。香港成了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存在，懷念香港成了一個讓心情小小休憩的難得時刻。外出時，隨手塞到背包裏的書，不經意間總是「老三本」：葉靈鳳先生的《香港方物志》、劉克襄先生的《四分之三的香港》、梭羅的《緬因森林》，或許潛意識裏怕遺忘香港，要時時提醒着記憶「香港，不要把她遺忘」。

想起香港時，念念不忘的，常常是她的「原始感」。

許多人不解：香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，時尚之都，會有「原始感」嗎？這恰恰是香港令人驚喜的有趣之處。

這些原始感，藏在市井細節、藏在山林大海、藏在人們的生活裏。像歲月縫隙裏漏下的星光，刷新人們對這座城市的別樣認知。

漫步香港街頭巷尾，市井煙火裏的古早味道撲面而來。每個清晨，人間煙火從街市升起。鵝頸橋街市的魚蝦蔬果新鮮得簡直可以用「漂亮」來形容，帶着來自大海的「原始感」。軒尼詩道小食店氤氳的熱氣裏，蒸騰着雞蛋仔的香甜、咖喱魚蛋的濃郁、泰菜咖喱混合香茅的香氣。叮叮車緩緩穿過街道，鐵軌在晨曦中泛着打磨了百年的粼光，木梗窗吹過溫潤的風，吹來蔡元培、蕭紅、張愛玲、許地山、戴望舒……的香港歲月，每一陣風都裹挾着一段故事。荷李活道古玩店的阿明開啟捲簾門，用拂塵輕輕拂去古董上的薄灰；樓梯街邊的榕樹下，白鬚白髮白衣的老者在展毫書寫揮春。摩羅街小店裏那些泛黃的明信片、斑駁的懷錶，不知道都藏着什麼典故。西環的騎樓外立面畫着大大的壁畫塗鴉，沿街飄着一家家海味店的醬香……夜晚的北角街市，人們坐在大牌檔的塑膠櫈上，一邊吃着辣炒蛤蜊蝦醬通菜喝着啤酒，一邊與攤主攀談；隔壁桌的老伯獨自啜飲着滾燙的粥，不時從報紙上抬起頭，對電視裏的賽馬結果罵幾句粗話……這般質樸生活模樣，充滿了單純的溫暖，是香港原汁原味的底色。

這種原始感呈星星點點、見縫插針狀布滿港九。維園的老榕樹下，老人們圍成一圈下棋打撲克，老婆婆游完泳坐在長椅上傾偈。中環的陸羽茶室，桌櫈是老式木製，掛畫是張大千的原作，菜單是薄紙豎版，夥計是謙和熱情、寫得一手好字的老人家，菜品是幾十年不變的原味道；鏞記的燒鵝，燈光下泛着焦糖色的油光，老夥計老常客，彼此不必多問，「阿叔今日照舊係凍檸茶少甜，餐蛋麵走葱？」……

上環或許是「最香港」的地方。狹窄的街道上，老式騎樓唐樓鱗次櫛比，樓體斑駁。正街街口水果攤老闆叫賣着車厘子、葡萄，又新鮮又便宜；皇后大道邊的潮州菜館，滷味凍魚口感地道。西環警署對面，賣蒸籠筴籮的小店開了一年又一年；裁縫舖裏，瘦瘦的老師傅戴着老花鏡，一針一線地縫補、製作；修鞋攤的老伯，腳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工具，做完活計，抬頭望望樓簷滴也滴不盡的雨簾，面色平和又倔強。這個都市高樓大廈間，保留着一茶一粥生活最本色的味道。

▲「原始的」香港。 作者供圖

踏上郊野山川，又會邂逅另一種「原始感」的美。遠足西貢、大嶼山行山徑，蜿蜒山野之間，一時綠色遮蔭，山林蓊鬱，鳥鳴啾啾，野花自在生長；一時山風呼嘯而過，白雲躍舞，天清氣朗；一時海浪撲岸，藍波映天。萬宜水庫巨大的六角形石柱林立，展示着上億年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；芝麻灣二十三公里的山徑，落葉層層積累，似無腳印踏過。白千層樹樹幹斑駁皸裂，不知淋過多少場風雨。都市的奔波辛苦、寫字樓的案牘之勞，沒有一個煩惱不可以被一場行山融化掉，身心得到洗禮與慰藉。

香港的原始感，還藏在那些傳統的風俗裏。長洲太平清醮的搶包山、大澳漁村的蜑家人傳統嫁女婚俗、端午節遍布離島漁村的賽龍舟……充滿了原始的生命力與活力，展現着香港對傳統文化的堅守與熱愛。

即使在棚戶區的鐵皮屋，也有打工人在屋頂擺滿綠植，在石屎森林見闢出一方野趣。黃sir家在火炭的農莊，庭院榕樹木瓜樹亭亭，花草攀緣，台階下可見小羊掩在草叢中啃食，偶有馬騮（猴子）溜進院子順走一隻香蕉爬上樹大吃大嚼……

香港的「原始感」，還在貝澳漁村散淡伏卧的老牛背上，在坪洲漁村老伯晾曬的魚乾上，在新界屋村的田疇炊煙裏……這種「原始感」，是歷經滄桑的天真純樸，是港人對傳統的一份執著堅守，令人懷想不已。

市井萬象

「美的森林」

「美的森林——韓美林藝術展」正在四川省成都市美術館舉行。展覽展出韓美林創作的繪畫、書法、雕塑、陶瓷、設計等藝術作品，以及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吉祥物「福娃」的設計手稿。

中新社

尋夢記（三）

閒話煙雨

白頭翁

中國古代有著名的「四夢」：蝴蝶夢、黃粱夢、南柯夢、蕉鹿夢，夢中有夢，夢外相連，說不盡的夢，充滿深奧而簡單的哲學原理。一粒沙夢見了撒哈拉，一滴水夢見了太平洋。中國夢大都是哲學夢。霍金做的夢卻是科學夢。他夢見一張黑色的大嘴，一個奇怪的「蛀洞」，能把一個時空區域與另外一個遙遠的時空區域聯繫起來，還在「蛀洞」中產生了「嬰孩宇宙」。就是這個古怪的夢，讓霍金開啟了宇宙中的「黑洞」研究。

唯做夢人人平等。皇帝的夢百姓亦可做，無論他如何飢寒交迫，他亦可做榮華富貴夢，夢見他鐘鳴鼎食，錦衣貂裘。這就是夢之偉大。對他來說，夢醒是最殘酷的。我認為天下人做夢做不過曹雪芹，《紅樓夢》的《好了歌》，「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，古今將相在何方？荒塚一堆草沒了。」那夢，夢裏有夢，一夢未了又續一夢。

南柯一夢是中國傳之最廣的夢，充滿哲理的一夢。一切都在變化，何論人生？

淳于棼睡得快，夢得也快。剛入夢即有兩紫衣使臣來請，果然不凡，直趨王宮，富貴之極，輝煌之極，讓淳于棼也瞠目結舌；又娶公主，做駙馬，官爵一日三升，權傾朝野，被封為南柯太守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高堂之上令行禁止，無限威風。無限富貴，子孫滿堂，五子二女，皆鐘鳴鼎食人家。不料天有不測風雲，公主先死，王寵有變，官場失意，一貶再貶，人情世故，一現再現，遣送回家，淳于棼大叫一聲，竟然夢醒於他家門外大槐樹下，夢中的一切皆發生在這棵大槐樹下的樹洞中。再摸周身衣衫皆被嚇出的冷汗打濕，此夢真也。吳秀才夢得比淳于棼實在，三考三不中，名落孫山。他做一美夢，夢見考中了，於是「起他一個號，刻他一部稿，坐他一乘轎，討他一個小」。夢驚醒因為書掉到地上。范進在中舉前做的夢也不過夢見碗裏有個大蝦仁。夢得也真實在。有人云：有一萬個觀眾就有一萬個哈姆雷特，恐怕有一萬個人做夢，有九千個都是不能說出來的私房夢。